

5
161

歸潛志
上

金劉祁著

進步書局校印



歸潛志提要

金渾源劉祁撰凡十四卷壬辰之變祁在汴京目擊事狀記載胥稱翔實元遺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是書彌足珍貴金史本傳稱祁此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其推挹甚至非溢辭也書以歸潛名者以祁於元兵入汴遁歸故里謗其室曰歸潛卽以題其所居耳循名責實祁旣為金之太學生戊戌不應復出迺就試魁南京又充山西東路考試官西山之節不終良可惜也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大陂之虛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一作三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煊赫如火烈烈者迨遭喪亂皆烟銷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以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飲水囊中無寸金未嘗帶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啟

歸潛志卷第一

金 劉祁著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意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揚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嘩。一云所樂靜無嘩三杯淡醴醪。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

花。夜深一作夜闌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

湘波。歌金縷。小鈿花草闌。翠條更結同心扣。一作綴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

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為軟金盃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

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盃。一作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

花面。嘗為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於世。

密國公璵。

按金史本名壽孫。世宗賜名。

字仲寶。

按金史字仲寶。一字子瑜。

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

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

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詠為樂。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余

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

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

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遂以二詩甚佳。又為予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

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遊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

臨渴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寶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

已臥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邊塞

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按元好問所作如帶

詩文序。時以天興壬辰五月薨。春秋六十一。

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

狀貌白皙。丰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於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閑序之。行於世。其佳句。有聞閑閑再起為翰林云。蓮燭光中久發吟。一朝超擢眷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巖空谷西窗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立中州集作映始信征南宰相尊。征南中州集作征西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滎。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

少擢第。按金史大定二年進士。

作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

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再入館。為修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奇嵐平

定寧邊三郡。南渡為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尚書。致仕。再起為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

改元。夏五月卒。

按元本傳。夏四月卒。考元遺山撰墓志云。卒於五月十二日。予家有開闢手書詩十卷。後遺山跋語亦云。五月十二日下。世今據以改正。

年七十三。

按金史卒年七十四。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

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

疎曠無機鑒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日麤衣糲食。不郵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鈔錄。上至六經解。外至浮屠莊老醫學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元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淦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閑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一作始冠初為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按金史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名聲煒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詞雄奇簡

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志。泰和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术虎高琪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為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濶見抑。士論惜之。中

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嘗成。考旋即歸隱。居閒與禪僧士子遊。惟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褐。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盛相歡。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穀。李經。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為名所囚。是何人也。邾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蒙。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蒙。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為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酣。歷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附錄重修西壁卷記。大興定六年二月。屏山居士李純甫撰。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學。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

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
皆如寶語。發精微之義。於明白處。索元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
其深。詎為怪誕。詭為邪謬。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之而不觀。目
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宗乘。汨於義諦。吾佛之意。掃地
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摩大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
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如
有甲第。非主人則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子孫偏天下。多魁閥。岳落之士。碩大光明。
表表可紀。劇談高論。逕造佛心。漸於義學。沙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
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以疏。華嚴主峯得之以以妙。圓覺無盡得之以以解。法華願
得之以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以注。莊子李翱得之以以述。中庸則公父子得之以以論。周
伊川兄弟得之以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以說。語論孟使聖人之
不墜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為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
於便旋順盼之頃。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願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
章。亦為游戲三昧。此師之力也。新學晚生。愧無以報。今因少林主人志隆。命其侍者
海淨。問訊屏山曰。照了居士。王知非。暨劉苦蘆。并其徒儲道人。重修面壁庵。既已落
成。請記其歲月。時大金興定四年。中元之前一日也。隨喜之僉。又洗手焚香。而為之
贊曰。元闢未啟。玉璽生苔。靈臺未洗。金鏡塵埋。鐵牛穿鼻。石女懷胎。孰為具眼。鼻祖
西來。舟行萬里。坐禪心如灰。壁觀九年。梵音如雷。不戒而戒。不齋而齋。一衣鉢五葉
花開。或杖或拜。或喚或舞。聲款揚眉。舉武或吐或吸。或呼或普。柏樹樂欄。燈籠
露柱。彈指張弓。吹毛擊鼓。跌宕形容。容遲庭言語。太漫汗中。別渾淪處。有者箇在。又
麼去。津然可口。如甘露漿。薰然入骨。如麝蔔香。如發管鑰。如施印章。金仙海藏。同時
放光。竊吾糟粕。貨吾糲糠。粉澤孔孟。刻畫老莊。八萬四千。清涼道場。屏山說破。誰敢
承當。按屏山文字。傳世絕
少。偶從碑本錄附。以見一斑。

雷翰林淵字希願。按中州集。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閭。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

仕至同知北京轉運司。註易行于世。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

甚不以介意

按金史希顏西仲季子庶出三歲喪父不為諸兄所齒七歲乃於憤入太學讀書

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

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興

定未召為英王府文學

英王中州集作荆王按金史宣宗第二子守純本名盤桓貞祐元年封濮王興定三年進封英王至哀宗正大元年始進

封荆王則興定末當稱英王中州集稱荆王者誤也

俄入翰林為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

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凡姦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為小人所訟罷去

按淵在蔡

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坐此為人所訟罷去

久之起為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

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按遺山集希顏墓誌云年四十六

公博學有雄氣為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于

敘事詩雅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途貴要與布

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為榮家無餘貲及

待賓客豐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答州魁吏州檄召不應

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為文祭高公獻臣

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于尺牘辭簡而甚文朋友得之輒以為珍藏發書頃刻數十

軸皆得體可愛在館與諸同年友制辭皆摘其不及以歲之如誥商衡平叔云將迎

閒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菴詩

曰。奄中偃臥龍。閱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清。黜黜四十年來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于冰。干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鬚髯。人皆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連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為墓詩。迄今予家有公書簡甚多也。善飲啖。未嘗見大醉。酒間論事。口吃而甚辯。出奇無窮。此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遊太學。有詞賦聲。從屏山遊。讀書為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寧初。擢高第。歷關中四邑。以能稱。按金史。四邑為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召補省

掾。為當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為延安帥府所辟。充經歷官。召為南京右巡院使。風采

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為應奉。得風疾。引去。遭亂北還。道病歿。按中州集云。正

大中。病失音。廢居。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為人剛直。英邁不羣。能政能文。甚為

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予每從之遊。亂後。予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邇。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予囊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

盡一掬。船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祁新唐書。惜乎為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山遊。常與爭辯。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二句似有脫誤屏山持之示交遊以為笑。其後西行。予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同。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按中州集云。飛卿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圖詩云。惟有淵明挽不來。蓋自況耳。

潤文三恨大才而政異端其題蓮社

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辭學之士多野詳經

歸潛志卷第一終

歸潛志卷第二

金 劉祁著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四言云。老峯感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蒼玉關。虛明滿鏡。夜氣成畫。此其詩體也。

張穀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髻齊于腹。為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山遊。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屑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郾城。有園圃田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為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遊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慢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

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為文以祭。辯其為人大略。少時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翥。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飢西山隈。餐盡西山色。高樓空崔嵬。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皺秋雨溼。人以為不減李長吉云。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父子俱縊死。屏山贊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按二如字別本俱作時更著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勦敵相阨已歸錦。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直欲樹降旗。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攻二子。可想見三人者也。

王權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為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

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為狂屏山為作狂真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俄辟為縣令未赴家魯山為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為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幾為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掠掠萬端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

按中州集云莫州人

幼穎悟善草書

按金史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能詩號神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勵為趙閑閑李屏山所知南渡後居鄆蔡開入遂平西山讀書為經義學精甚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以誤紉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具知知幾為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

盧亞

以病不拜官

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復以病去居鄆久之北兵入河南

天興元年

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為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

按金史年

知幾

為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遊少不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為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按二詩載中州集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為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鄆城。日與唱酬為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為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為有司。因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為趙閑閑所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

按金史福昌人

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

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覽。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為科舉計。

且未嘗至京師。晝然中州一逸士也。為人質古。不嫻世事。麻條草屨。或倚杖讀書。市

中人訝之。亦不卹。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

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

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